

怀念奥尔森教授

祁国琴¹

(1.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北京 100044)

美国一代资深考古动物学家、古生物学家、历史考古学家奥尔森(Stanley J. Olsen)教授 1995 年以来一直为帕金森病魔所困扰, 2003 年 12 月 23 日终因肺炎引起的呼吸衰竭于世长辞。这位知识渊博、和蔼可亲、对中国人民一往情深的老人离开我们已经两年了。

奥尔森教授 1919 年 6 月 24 日出生在美国俄亥俄州的阿克让, 父亲 J. M. 奥尔森是挪威人, 生有两子, 奥尔森教授排行老二。

奥尔森教授 1938 年高中毕业后, 在阿克让国立橡胶机械公司做摸具工。二战开始后, 他应征加入美国海军, 在军中荣获一级机械师称号。1945 年从海军光荣退役后, 在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由美国著名古脊椎动物学家罗美尔(Alfred Sherwood Romer)教授领导的古脊椎动物研究室找到一份工作。他的任务是帮助罗美尔修理和备制化石标本。奥尔森在这方面娴熟的技巧很快使他成为罗美尔野外工作的得力助手。从而也使他有机会去加拿大东海岸的纽芬兰寻找泥盆纪鱼化石, 能频频出差辗转于美国各地。在佛罗里达、在怀俄明和蒙塔那以及在得克萨斯、新墨西哥、亚利桑那、科罗拉多和犹他等地采集第三纪以及二、三叠纪的脊椎动物化石。罗美尔在野外和室内工作中的言传身教以及对助手们慈父般的关怀和教育, 使奥尔森受益匪浅。哈佛十年, 奥尔森获得了他后来从事教学和科研所必备的技能 and 信心。

1956 年, 奥尔森应甘特(Herman Gunter)的邀请去佛罗里达地质调查所工作。调查所设在佛州的塔拉阿西(Tallahassee), 做为一名古脊椎动物学者, 这是他科学生涯的开始。

奥尔森第一个接受的任务就是对盖勒县(Gilchrist County)境内的汤姆斯农场(Thomas Farm)进行再发掘, 后来证明这一工作对他日后事业的发展可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汤姆斯农场的化石产地发现于 1931 年, 它产出过美国东部最著名的早中新世的陆相脊椎动物群。这个无与伦比的化石产地记录了距今约 1800 万年在森林地带的落水洞和洞穴群的边缘, 一些掠食动物和被掠动物——例如一种类似郊狼的后汤氏犬(*Metatomarctos*)和原始的副马(*Parahippus*), 以及许多其他种动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上万件动物化石从这个产地中被发掘出来, 其中包括青蛙、蝙蝠以至犀牛和熊等。奥尔森研究了这个产地的犬形类动物, 他的这项研究, 不仅使他成为一个完全合格的古脊椎动物学家, 而且也使他在国际学术界初露头角。世界各地的同行纷纷来信向他祝贺并与其探讨问题, 这其中就包括中国的学者。

1963 年, 奥尔森的朋友和同事, 一个有声望的鸟类学家布洛德克勃(Pierce Brodkorb)为表彰奥尔森在早中新世方面的工作, 用他的名字命名了在他之后北美发现的第一个化石鸸——*Prppelargus olseni*。

奥尔森在佛罗里达地质调查所任职期间, 帮助探险者们应用潜水设备和潜水工具在佛罗里达中北部的河流和泉水中挖掘丰富的水下化石沉积。他和他的同事们在这方面的工

尤以发现猛犸象和乳齿象与人类制造的骨器和石器一起而远近闻名。

由于他对潜水设备的熟悉和对美国初期考古学日益增加的兴趣,1964年奥尔森被佛罗里达州长布赖恩特(Ferris Bryant)任命为佛罗里达海上救援委员会的主席。奥尔森在救援会的工作引起了他对殖民时期欧洲家畜动物考察的兴趣,他研究了西班牙金舰阿托卡(Atocha)上的动物遗物,他对这些动物富有创意的分析,赢得了同行的好评。

在这期间,奥尔森也开始发表内容广泛和颇受考古学界欢迎的比较动物骨骼手册。这些著作的发表,标志着他的研究方向已经从第三纪的古生物化石转向了与考古遗址有关的第四纪和全新世的动物遗存。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奥尔森经常出差去哈佛,在巴巴拉(Lawrence Babara)(一位在哈佛任职的、资深的美国女考古动物学家)的影响下,他与考古学者的接触和交往愈来愈多。他开始尝试着将来自人类学遗址的动物遗物的分析和解释融合到传统的考古学的文献中去。

1968年,奥尔森接受了史密斯(Hale G. Smith)的邀请去佛罗里达州立大学人类学系任职。在那里他建立了一个考古动物教学实验室,这是美国国内除哈佛大学、田纳西大学、芝加哥费尔德博物馆外另一个堪称一流的实验室。从哈佛到地质调查所,从地质调查所到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奥尔森一步一个脚印不断在教学和科研方面取得一个又一个突出的成绩。1972年,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破格将他提升为教授。他虽然未曾受过高等教育、也没有获得过博士学位,但在他的学术生涯中充满了一个个与博士等值或超博士的记录,因此他在学术方面的造诣就更加引人注目。而奥尔森在考古动物学方面的诸多贡献,更赢得国际同行们的尊敬,公认他是20世纪50~60年代此学术领域的领军人物。

1973年,奥尔森同时接受了亚利桑那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和亚利桑那州立博物馆馆员的聘任来到图森市(Tucson)。这双重的角色,使他在科学研究和培养人才两个方面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在这里他一直工作到1997年退休和2003年逝世。

在亚利桑那的二十多年里,奥尔森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阐明许多脊椎动物,特别是狗、骆驼、牦牛等畜养的证据。在他的晚年和退休以后,奥尔森喜欢与更多的对家畜感兴趣的学者们联系并探讨问题,他试图用别的学科的手段来证明他擅长的、用骨骼学的方法在家畜问题上所得出的结论。

奥尔森是许多学术组织的成员,这些学术组织包括美国考古学会、Sigma Xi学会、哺乳动物学者学会、系统动物学者学会以及美国鸟类学者和爬行类学者学会。他还是探险者俱乐部和军事历史学家学会的成员,他曾任26届(1965—1966年)美国古脊椎动物学会的主席,1996年当他参加此学会50周年之际,鉴于他在这门学科方面的杰出贡献而被选为荣誉会员。

在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奥尔森在世界许多地区和国家进行过古生物学和考古动物学方面的野外工作。这些地区包括加拿大、哥伦比亚、伯利兹、中国、印度、意大利、塞普鲁斯和尼泊尔。他还访问过世界许多国家包括英国、俄罗斯、埃及和瑞典的大型博物馆,观察它们的收藏品并在那里工作。丰富的实践和勤奋的探索终使他获得累累科研硕果,五十多年来他发表的文章包括专著在内达200多篇。

* * *

奥尔森教授自学成才、富有传奇色彩的科学生涯确实令人钦佩,而他对中国人民的一往情深更使接触过他的中国学者们难以忘怀。

上面已经提到,上个世纪 60 年代当他的汤姆斯农场食肉动物的文章发表后,在写信向他祝贺并探讨问题的学者中就有中国学者,这就是我们的老所长杨钟健先生。奥尔森对杨钟健在中国以及世界古脊椎动物界的学术地位早有所闻,更对我们伟大的文明祖国深有向往,于是他很快就给杨老写了回信。但鉴于中国当时的政治形势,他们之间除了偶而的通信之外不可能有更实质性的交往,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更使这刚刚发生的一切又烟消云散。

到了 1972 年,随着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关系开始解冻,在这股强大的政治旋风的影响下,奥尔森一方面鼓励他唯一的儿子下决心学习中文,为日后研究中国文化和进行文化交流做好准备,同时他又与劫后余生的杨钟健恢复了书信来往。在短短的三、四年中,他们之间的信件来往竟达 20 多封。

转眼到了 1976 年,这时美国已经开始有一些学术代表团来华访问,但当时的亚利桑那州是美国最保守的一个州,与台湾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当时的州长戈尔德(Ward Golden)更是美国鹰派人物中最强硬者之一,事事阻挠、处处设防。即使如此,亚利桑那大学 21 位大牌教授还是毅然冲破樊篱、在校长舍佛(John P. schaefer)的带领下组团来到中国。这一创举一时在美国学术界被传为佳话,奥尔森就是这 21 教授中的一个。

到北京奥尔森第一件想做的事,就是来古脊椎所与杨钟健先生见面并商讨未来的交流和合作。但不幸的是杨老此时正患重病在医院治疗,这一次的失之交臂竟成两位老人终身的遗憾。但可喜的是,奥尔森这次的中国之行结识了吴汝康、周明镇、贾兰坡等许多中国学者,为他以后多次来华访问和交流奠定了基础。从 1980 年至 1991 年奥尔森又五次来华考察和工作,在内蒙草原、在新疆戈壁以至西藏高原……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的儿子有一个“欧阳志山”这样浓浓中国情节的名字,大家都称他“小奥尔森”。在 1981 年获得博士学位后,也紧跟其父足迹来到中国。1983 年来我们研究所工作了 3 个月,与吴汝康教授合作编写了《中国古人类学与旧石器考古学》一书(英文版),这本书的出版向全世界打开了一扇窗户,使东西方的古人类学界比较全面、系统地了解了中国在这个领域内(特别是解放后)所取得的研究成果。1990 至 1991 年他又以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北京办事处主任的身份来北京工作一年,为恢复一度中断的美中学术交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美学术交流也愈加频繁。1979 年以来我们研究所以及与我们相邻学科的研究所有近 20 多位学者和学生到亚利桑那大学访问和学习。这些学者和学生无论在业务上与奥尔森有关还是无关,都曾受到奥尔森教授以及他全家人的热情接待和帮助。在祭奠奥尔森教授逝世两周年的时候,让我们永远怀念图森的这位勤奋自强、热情好客的老人,让我们更加珍惜这几代人结成的中、美科学家之间的友好情谊,让它代代相传并发扬光大。